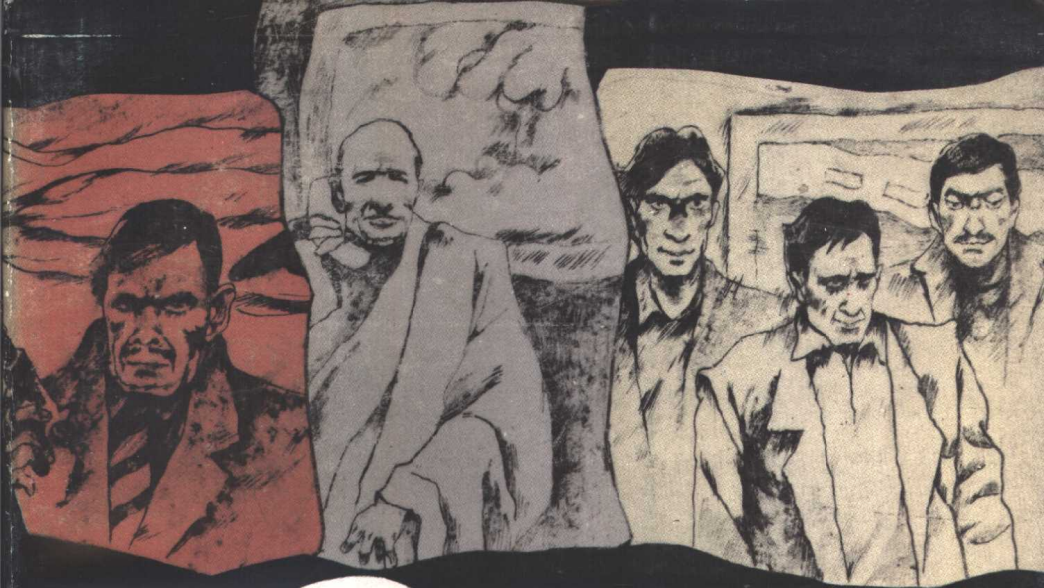




(美) 欧文·华莱士 著

向晓红 喻林久 彭小芳 姜 源 译

喻林久 校

总统遇刺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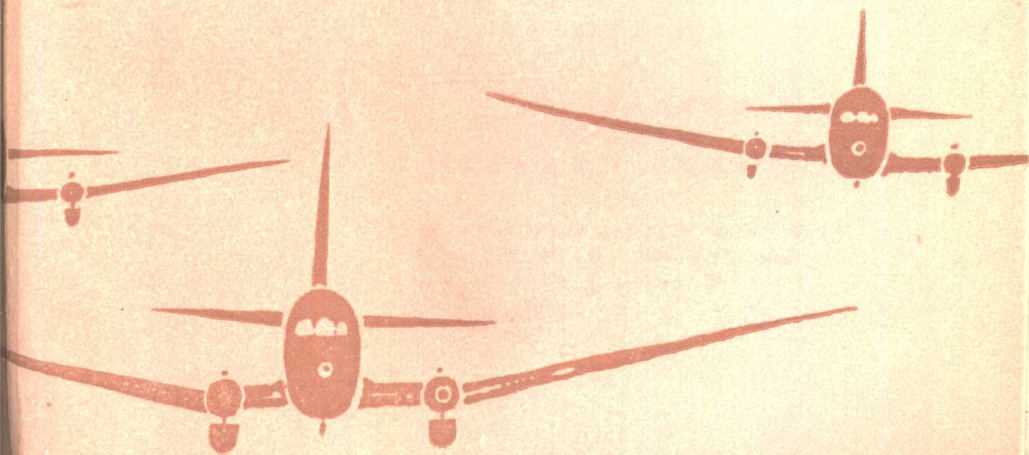
32909 712.4
207
:/

总统遇刺之后

(美) 欧文·华莱士 著

向晓红 喻林久 彭小芳 姜源 译

喻林久 校



总统遇刺之后(上)

〔美〕欧文·华莱士 著

向晓红 喻林久 彭小芳 姜 源 译

喻林久 校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14.125印张 插页2 315千字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2,900册

ISBN 7-219-01809-6/I·510 定价: 5.10元

总统遇刺之后（下）

〔美〕欧文·华莱士 著

向晓红 喻林久 彭小芳 姜 源 译

喻林久 校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13.875印张 插页2 311千字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2,900 册

ISBN 7-219-01810-X/I·511 定价：5.00元

总统遇刺之后

责任编辑：黄建中

封面设计：张少华 万 勤



内容简介

六十年代初，一位赞成东西方关系缓和的美国总统遇刺身亡。若干年后，那个策划刺杀美国总统的国际恐怖集团又阴谋破坏决定世界和平的六大国首脑会议。会议期间，素无关系的一位美国记者、一位美国前总统、一位美国前外交官、一位英籍脱衣舞女在巴黎不期而遇，命运奇特地将他们联合在一起，更奇特的是，他们在为自己的个人私事奔走中，竟发现了那个旨在破坏首脑会议的血腥阴谋。这几个实际上已被社会抛弃的人物出自对人类的责任心，冒着被恐怖集团杀害的危险，历尽不可思议的艰难，终于在最后一秒钟挫败了阴谋，拯救了首脑会议，他们自己也都获得了美满的结局。

第 一 章

他紧盯着前方，一动不动地等待着。

那些人还没来。

他忍不住把视线从休斯敦街移向右边铁路桥旁长满青草的斜坡上，看另外那人是否也在等。但他知道，他不敢分散注意力。

他跪在六楼窗口，一堆印有“书”的纸板合围成半圆，把他从身后的门口挡开，很安全。他面对往上拉开了一半的窗户下部，戴着手套的左手放在大腿上，没戴手套的右手放在步枪的木质枪托上，枪靠在旁边三个叠在一起的纸板上。

他全神贯注地望着下面带子似的街道。现在他们几乎晚了五分钟了。然而，不急躁、不动弹，他继续等待着。

接着，在距离不远的地方，他看见了他们。从主街向休斯敦街转弯的汽车长龙映入他的眼帘。他默默地数着：摩托车队、开道车、摩托车队、开道车，最后是1961年制造的“林肯”牌高级轿车。敞篷轿车没有透明塑料防弹罩，勉强能分辨出有四人坐在后面。

他死死盯住林肯牌轿车，只见它缓慢地从休斯敦街朝北

驶往得克萨斯教材库，最后将去立交桥。

镀铬轿车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驶到了休斯敦街和埃尔门街的交叉路口，然后开始慢慢拐进埃尔门街，在经过他前面的下坡处弯向西南方，朝着立交桥和快车道行驶。

他看了看左手腕上大钢表的指针，时间正好12点30分。

他不慌不忙地用双手端起毛瑟枪，靠肩调整好枪托，枪筒紧紧放在最上面那个倾斜的纸板上，枪伸出窗户的下半部，一只膝盖支撑在六楼窗沿下。

他沉着地将右眼贴在枪筒上的能放大四倍的望远镜瞄准器后面。

“林肯”牌轿车的水箱立刻变大，清晰地展现在他的眼前。他把枪向上向左轻轻移动，焦点对准敞篷汽车后面的四个人，他们的头和肩在放大镜里看起来差不多与真人的一般大小。他又轻轻移动了一下瞄准镜，把十字标线对准那颗年轻的棕色头发的脑袋。

没想到那颗脑袋忽然不见了，被茂密的橡树叶遮住，不一会又从树叶和树枝间露出，但瞬间又被遮住了。突然，轿车完全露出，那颗脑袋这次是暴露无遗。

他用食指扣动扳机。

砰然一声巨响。

他拉开枪栓退出空弹壳时，听到远处第二声枪响，他知道那并不是他那一枪的回声。

鸽子惊慌地扑动翅膀飞离栖息之处，从他头上方逃走。他没分心，眼睛仍然停留在瞄准镜上，看见棕色头发的脑袋纹丝不动。

他再次扣动扳机，远处也传来第四声枪响，仍然不是他那一枪的回声。

他的眼睛紧紧跟踪正在向后倾的目标。头颅已开花，脑袋开始向前倒，接着又向左倒。很快就离开了瞄准镜的范围。

他冷静地把枪抽回屋内，看了一眼立交桥，至少有十来个受惊的人在上面乱跑，小山坡上惊慌的人群也在没命地奔跑。

他慢慢站起，靠在堡垒似的纸板盒上，戴手套的左手仍拿着枪，右手小心而迅速地摸出手绢，擦了擦枪筒、枪栓、扳机、枪壳、枪托，然后把手绢塞进上衣口袋内，拍了拍裤子，整了整起皱的上衣。

他快速离开纸板盒，穿过保管室。如果没什么差错的话，六楼走廊里不会有人。仓库保管员、包装工和供货员都在五楼，边吃饭边观看摩托车队。只有一人马上要到六楼来，那是安排好了的。

他在门口停下看表，过了1分钟35秒，还有足够的时间。

他满有把握地步入走廊，如他所料，走廊无人。

他在走廊里谨慎地、不慌不忙地走着，戴手套的左手仍然紧握步枪，垂直贴在身旁。六楼楼梯平台附近有几排箱子，他走去把枪放在两排箱子之间，用鞋往下踩，直到看不见为止。

他听见身后东头电梯的响声，接着是停下的声音。他稍向后退，向走廊看去。

电梯门开了，一个手拿夹着装货清单的夹板的年轻人出现在走廊里。他打量着那人，没错，是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一旦奥斯瓦尔德进入他自己刚离开的那间屋子，他就自由了。

这以后，就不用浪费时间了。当奥斯瓦尔德看见窗前摆好的纸板盒与地板上的空子弹壳，听见大楼外这扇开着的窗户下的混乱声，他就会大致明白，会意识到他自己所处的地位，意识到自己被人利用了，他就会赶快离开那间屋子。

他看着奥斯瓦尔德向那间屋子走去，直到他消失在里面。

然后，他立即奔向西头的运货电梯，按了一下墙上的电钮，进了电梯。下到五楼后奔出来，急步走向楼梯，快速下到四楼。走到楼梯平台处，他听见有人上楼的脚步声，急忙找了个过厅藏起来，几秒钟后，瞥见两个气喘吁吁的人，一个穿着达拉斯警服，另一个穿着便服，匆匆忙忙地从他旁边闪过，继续向楼上爬，他们一走开，他就赶紧离开过厅，下到一楼。

到了底楼，他看了看表，过了8分10秒。大楼前门入口处肯定戒严了，但后门不会有人看守。

他从后门出去，没人阻止他。

13个月前的今天在维也纳策划的阴谋，终于在这个叫做达拉斯的遥远的异土上成功了。计划已完成，一切都已成为历史了。前途会因此更加美好。最妙的是，会抓到理所当然的凶手并给他定罪，这个案子就此了结。他们都没有嫌疑，他们都安然无恙……

暗杀美国总统的刺客们在1963年11月22日下午和以后的年月里，打着这样的如意算盘。

但是，他们错了。

（因为现在我在这里愤笔疾书：“他”和“他们”究竟是谁，这是众所周知的。经过几年不懈的侦探和调查，本案记

者对他们国际性的罪恶阴谋和可怕的政治罪行了解得一清二楚。

犹如左拉在《我控诉》一文里抨击那些利用无辜的德莱弗斯来掩护《备忘录》真正的作者和法国真正的叛国者的阴谋家一样，这本根据记实材料写成的书是我对那伙利用无辜的奥斯特瓦尔德在二十世纪最臭名昭著的暗杀事件中充当他们的替罪羊的阴谋家的揭露和控诉。

在历史的审判台前，真理——象谋杀的真相一样——将水落石出。这样，世界最终将会听见真理的呼声。）

这样，世界最终将会听见真理的呼声。

杰伊·托马斯·多伊尔那肥胖的双手放在瑞士制造的手提式打字机的键盘上，仔细考虑着那最后的一个句子。

这句结束语够有分量的了，胜过本书的开场白——那引人入胜的第一句将把成千上万的读者吸引到他那耸人听闻的故事中来。也许，按照现状来看，指望太多。想想他仍缺乏的那一材料，这结束语是否具有确切性和权威性，可能会引起本书下一个审稿者随之而来的失望和不利反响——那可是决定命运的呀。

他认真地掂量着是否修改最后这一句——实际上是最后一段。他本能地知道，已经打完的定会象写下来的那样不可更改。

不管是好是糟，下一个、也许是最后一个读者对他草稿的赞同与否对多伊尔的一生和前途至关重要。碰碰运气吧，一切都许诺而只一半兑现总比一半许诺而全部落空好一些，甚至好得多。极大的希望把下一个审稿人吸引到维也纳这里来，任何其它的诱惑都不会使他为之所动。

一个多小时以后，这位审稿人——伦敦奥姆斯比有限公司分公司——奥姆斯比书店的经理悉尼·奥姆斯比将坐在餐桌对面，审阅本书梗概。这几年里，他写过一遍又一遍，至少十遍，以前多次返工，这是最后一次良机。悉尼·奥姆斯比不直接到巴黎，而是首先来到维也纳，仅仅为了审阅多伊尔的书的梗概，意味着这位出版商的兴趣是浓厚的。决不能让他失望，读第一页时就必须吸引住他。

至于结尾，万一比不上开头也没关系。到那时，奥姆斯比已经被吸引住，会有足够的时间来讨论怎样结尾。他可能给奥姆斯比讲一个爱德哥·华利斯的轶事。华利斯在某家刊物第一期刊登了连载小说，内容是，小说主人公掉进一个深井里，没办法出来。这一悬念令成千上万的英国读者激动不安，焦急地盼望第二期的出版，等待结局。第二期出刊时，却以轻松的笔调这样开始：“一旦从井里出来……”

对，多伊尔决定了。不能因为担心或保守而修改他已写好的东西。

他从打字机上使劲拉出纸张，和刚打好的另外四页订在一起。然后手撑桌子，一下倒进具有现代风格的椅子里，不小心倒在身后的床沿上，听见床上放着的大盘子里碟子碰响的声音。

多伊尔咕嘟了一声，转过身来看盘里的食物。那是半小时前房间服务员从厨房送来的丰盛诱人的点心，他刚才聚精会神地工作，把它们都忘记了。正是这些食物，这些皇家宾馆厨房的产品使他回忆起几年前他春风得意时的情景，使他每次来维也纳都要回到皇家宾馆来住，使他消除掉对宾馆那使人烦恼的现代化房间的嫌恶。

象其它一百五十四间中的大多数房间一样，他的单身间

和浴室，与传统的奥地利古城的气氛和他个人的需要大相径庭。与他那柔和的、有肉感的圆形家具相比，这里的家具的颜料和灯光一样，太鲜明、太不和谐；椅子、沙发、桌子的线条几何图形太多、角太多。几个朋友形容他穿戴得象一张没有整理的床。

除了刮胡子——一件似乎象割非洲草原上的草那样费时间的事情以外，多伊尔躲避镜子。他讨厌镜子对他的非难，讨厌那在他沙漠般的头顶上挣扎着生长的稀疏的头发；讨厌那牛一般的眼睛和楔在象吹号时鼓胀的两面脸颊之间的红鼻子；讨厌那双下巴的形状；讨厌那火腿似的臂膀和那奶油肚皮。四十五岁的人，体重竟达二百四十磅。他知道这是无数次大吃大喝的恶果。几年前，他大名鼎鼎，强壮迷人，身边有公爵夫人、有女明星、还有海热尔。但失败使他爱上了美食，接二连三的失败最终把他从一位美食家变成一个贪食者。他再也不强壮迷人了，肥胖、可憎，再也不需要镜子来证实。他仍然是个男人，体重却翻了一番。他羡慕那些即使沉湎于酒色的人，至少他们的癖好是当真的，而他的癖好却是一出滑稽戏。他厌恶皇家宾馆的房间，却又住在这里，并且毫无怨言，因为这里有无与伦比的餐厅。这个餐厅为多瑙河畔一日五餐的文明人提供佳肴，但却使他不能自拔。

搁在床上的大盘子是为第四餐——午后点心准备的。多伊尔贪婪的眼睛扫视着盘里的食物：炒鸡蛋、香肠、泡菜、苹果布丁、热咖啡，还有一块大蛋糕，埋在小山似的、成泡沫状的奶油下面。

多伊尔象患了气喘病似的喘着气把打字机从桌上搬到床上，然后把盘子放在打字机上面，吃了起来。每吞一口都停下来，心花怒放地赞美一声。吃了一会儿，紧张的神经才松

弛了一些。接下来他一边吃，一边自鸣得意地检查稿子的标题页：《暗杀肯尼迪的阴谋家——一个耸人听闻的真实故事》——作者：杰伊·托马斯·多伊尔。他开始校对。稿子又一次使他感到兴奋不已，就象小时候，虽然知道圣诞节总在12月来到，但他11月就欢欣雀跃，无心上学了。

现在，校完了5页，也吃完了送来的点心。尽管胀大的胃仍感饥饿，多伊尔已觉精神倍增，准备好了如何坐在沙西宾馆餐厅高雅的餐桌旁，面对十分重要的悉尼·奥姆斯比，等待他的拍板。

多伊尔打着饱嗝吃力地站起，穿过淡紫色地毯走到沙发前，拿起棕色的活动文件夹，把稿子装进漂亮的文件夹里，打算呈送奥姆斯比审阅。然后，他穿好衣服。但五斗柜上的钟告诉他，离约定时间还有1个小时20分钟。

尽管无甚可吃，这段时间会苦恼又紧张，他还是想充分利用一下。他可以专心致志地检查一下全书梗概，找出可能逃出以前许多出版商苛求眼睛的那些细微瑕疵。他们把他前几次的稿子退回，真蠢。他也意识到，重温一遍修定稿会使他记忆犹新，更好地对付奥姆斯比的任何提问。

多伊尔躺在沙发上，打开公文包，找出标有“信件”的文件夹。

他打开文件夹，从中找出大约三周前从慕尼黑写给悉尼·奥姆斯比的信的复印件。在信中他谦虚而效果很佳地介绍了自己。“除了记得我写了关于世界各地的冲突事件的三本书以外，也许您还记得我是每日专栏《内部可靠消息》的作者，这个栏目在美国和英国的五百零九家报纸上刊登，估计拥有读者一千六百万。”他在信中告诉奥姆斯比他已放弃这个栏目，转入写书，主要是一篇耸人听闻的真实故事。“我

最后决定将此书送交出版商。这本书要求出版商有能力有条件尽可能地与广大读者见面。我身居要职的朋友向我保证，奥姆斯比出版有限公司正是这样的出版商。”在三个精辟的段落中，多伊尔以饵相诱，并补充道，如果能在维也纳见到奥姆斯比，或者，如有必要，飞往伦敦呈送并讨论稿子的话，他将不胜荣幸。

订在复印信后面的是奥姆斯比的回信，用的是最优质的纸张，印有“伦敦红狮广场出版局奥姆斯比有限公司经理办公室”。多伊尔已经抱有希望，但奥姆斯比的回信之快、热情之大、承诺的贷款数目之大，却使他大为吃惊。

奥姆斯比回信说，他知道多伊尔是位有名望的记者，实际上，他和哥哥奥斯汀·奥姆斯比爵士很欣赏他的散文，并且是他每日栏目的忠实读者。奥姆斯比继续写到，他和职员们一致认为，多伊尔关于肯尼迪谋杀案的报道是人们盼望已久的，会成为二十世纪的畅销书之一。他暗示说，如果多伊尔准备好让他看看稿子的梗概，他打算读后便与他签好合同，预支一大笔钱以完成他的作品。下几周他不在伦敦，因为要陪哥哥奥姆斯比爵士参加在巴黎召开的五国首脑会议，他哥哥是代表团成员之一，他自己在巴黎也有事要做。现在他愿意改变计划，直接飞往维也纳，6月14日与多伊尔共进晚餐，讨论此事，签订合同。请多伊尔发电报告诉他约会见面的时间、地点。

多伊尔欣喜若狂，立即发了电报，约会定在6月14日晚7点半，维也纳沙西饭店。

读着读着，多伊尔觉察到这封信不只是许诺，实际上就是一份合同。一旦今晚正式合同签订，预支款拿到手，他的前途和成功就得到了保证。他会有足够的钱从受约束的卖文

谋生的职业中解脱出来，有足够的钱去莫斯科见海热尔·史密斯，再次赢得她的青睐，必要的话，偿清她的欠款，然后回到纽约完成这本惊天动地的畅销书。

在温暖的灯光下，多伊尔一边想着这些一边翻动着奥姆斯比回信下面的信件，那是眼光短浅的美国出版商的退稿信，他们没有看到这本书的潜力，或者不如说是不相信此事。他们都被《总统委员会关于卡耐地总统谋杀案的报告》所麻醉，因而认为他的梗概有些牵强附会。事实上，他和海热尔都知道，沃伦那篇报告纯属无稽之谈，草草了事、息事宁人，只是为了安慰美国公民那不安、有愧的良心。

哦，为什么他以前没看出这点？没早点去找英国出版商？如象悉尼·奥姆斯比，受英国传统教育，从小就知道多数知名人士被杀都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如托马斯·贝克福特、爱德华五世和弟弟托马斯·欧威白里、莱恩斯伯罗上校、加文第西勋爵，还有麦房阴谋案和高利阴谋案），他会重视卡耐地之死是密谋策划的这种可能性。

会的，英国出版商具有那种历史条件作用，会接受这本书的，就象欧洲邻国的出版商会接受这本书一样（因为他们国家的遗产包括亨利四世、拉斯朴丁、亚历山大皇帝、外交大臣巴索、阿其多克·弗朗西斯·弗第南德、多尔法斯大臣以及托洛斯基的谋杀事件，他们还熟知巴尔干的谋杀组织、意大利的黑手党，以及政治秘密组织如苏联的克格勃、德国的纳粹盖世太保，这些都根源于古代的“三月十五事件”^①）。只是在这个白痴美国，这个喝牛奶的乡下佬美国，人们才会指着约翰·威尔克斯·布斯，骂他是凶手，却忘记了阿诺德、

^① 1848年3月15日，匈牙利首都佩斯爆发起义。

奥罗林、海洛尔德、阿兹洛特、培恩、斯庞乐、马德和舍莱兹一家都是他的同谋。只是在美国，人们忘记了可拉泽和托里苏拉背后的动机，忘记了去布莱尔家向总统行刺的阴谋家。只是在美国，人们充耳不闻、闭目不看欧洲那过时的、肮脏的字眼：阴谋，很快就处理了卡耐地谋杀案。人们接受了七人委员会的判断：凶手一人作案，他神经不正常、敌视社会，没有别的动机。天哪！多伊尔庆幸到，他终于有眼识珠，找到了出版界的聪明人。

他越想越振奋，一个多小时以后，他要面对一位接受他的书的出版商。这位出版商的哥哥是一位大富翁、一个吝啬的出版商，但他的慷慨又比得上比弗布鲁克勋爵、塞西尔·哈姆斯沃斯国王、克姆斯利勋爵、罗伊·汤姆逊以及罗德米尔勋爵。多伊尔不知道，提出要两万美元的预支款是否太小气了，好象贬低了他这部大作的价值。三万再加其它费用听起来是否好些或正合适呢？他要对奥姆斯比作出判断，视情况而定。

他吃惊地意识到，打开的“信件”夹还放在大腿上，美国出版商的那些拒绝信使他浮想联翩。他看见还有一叠信，实际上是复印件，这些信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拒绝信。

共有四、五十封，有的长达数页，有的三言两语，第一封的日期与最后一封相距六年之久，始终如一地称呼：“我亲爱的海热尔。”

浏览这些信件，再次看出语调上的变化，多伊尔感到思潮起伏不安。开始的信充满了浪漫、甚至爱情的色彩；中间的信有伤感、痛苦；最后的那些信是绝望、悲伤、请求、乞求、可怜，他越看脸越红。多数是寄往“莫斯科阿特拉斯通讯社转海热尔·史密斯小姐”收。但当他看见她的名字出现在